



09677

馮恭定全書卷十八

聖奏疏



長安馮從



好著



闕草莽臣曰余讀馮柱史仲好氏四疏草蓋

重慨竊有祝云人有恒言主聖臣直聖有

容容祝用直尚切切祝俞此臣主相成聖

直交感之會蓋千載一時自古難之柱史

蚤抱奇瑰穎出西土起家已丑進士儲秀

館閣簡登臺憲諫固其職也就列未幾而

馮少壑集

卷十八

奏疏

移疾在告還

朝未幾而忽

賜罷免計先後恪共乃職不三二稔輒毅然聯

疏飛霜其糾胡斥江力奮神羊一觸已稱

骨鯁若壬辰春正一疏直氣凌霄讜言犯

闕俛觸霆威幸轉春煦聞者為之吐舌咸頌蓋

聖之容

聖之容也丙申之罷或尚權輿於此賦歸以來

思若瀟然四壁脫屣九塵初猶聚徒古寺牛耳

道源既益屏跡閑閤足不履寢闕於是過
轍者必式門閭觀風者競表宅里縉紳惻
井滌中外望巖起兩臺使車游舉遺佚嗟
嗟書嗟不拜賜環馬望前席碩人考繁誰何補
闕在易否泰剝復理若循環但願

聖主元默功至銳意維新隱時艱而求舊人
召賈傅於宣室起唐介於喬土茲草莽病臣
所為慨而日仰天竊祝焉者或者乃謂信
而後諫訓在語中柱史跡未煖而驟危言

馮少墟集

卷十一

奏疏

二

無亦左斯道乎余謂此非所以論臣職也
信而後諫若所謂勿欺而犯者蚺鼉以數
月不言見譏子輿氏奚必信近聞勲戚上
卿相與連篇累牘規切時政不啻維百寧
無一信率亦群然屏息伏聽

詔書之彰信而未獲報如之何為柱史祝尚自

慎理藥物恭候

恩綸之日下魚水交成儻容斯用而切得俞方
來有侍慎勿遂遺斯世也

萬曆癸卯仲冬陽復日江關倦客周宇子

大甫謹序

奏疏

論劾險佞科臣疏

萬曆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皇題為險佞科臣惑亂

主聽懇乞

聖明速賜罷斥以杜釁端事昨者臣接邸報見

禮科都給事中胡汝寧叅論兩京中卷一

二可疑及吏部推陞一事臣不勝駭異夫

馮少墟集

卷十八

奏疏

三

汝寧見任諫垣言事自其職掌而臣顧駭

異者何也謂汝寧之言投間抵隙假公濟

私非真為

皇上發姦摘伏也臣意

皇上必能洞燭姦膽以折亂萌乃反聽若轉圜

臣又不勝駭異豈

皇上不知汝寧之罪狀而誤聽其言耶臣不暇

辯其言請先誅其心且汝寧之為給事已

數年於此矣自有叅論饒伸之疏而諂諛

已不容於衆口繼有輔臣相成之奏而姦
邪益大犯乎公評別號穢名至不可道自
古小人未有狼狽若此者舉

朝臣鄰咸謂汝寧樂不肖將復何顏立於掖
垣間耶顧註籍未幾旋稱病愈人人相顧
詫為異常而臣獨私語人曰此不足為異
也鄙夫患失何所不至他日舉動更有異
於此者臣言未幾而二疏相繼上矣此二
疏也立言在此寓意在彼臣試為舉而

馮少墟集

卷十八

奏疏

四

皇上分明之昔者部臣饒伸發科場之弊而汝
寧劾之人人未有不為伸稱屈者

皇上亦鑒伸無它准其起用矣故汝寧亦洗癥
索垢發科場之弊若借此以掩其非也而
不知妄逞胸臆以蟻污大典適益重其繁
伸之罪耳至於叅論王教又揣摩

上意為之不知近日

皇上不遽起王遴不遽遷孟一脉蔡時鼎者意
欲需其缺以大用之耳汝寧敢於以私心

窺

皇上遂乘機舉銓臣推陞一事言之以滋于暴
皇上之惑不然何對對或之已指頤藉篇會是
皇上罰俸科臣之旨甫下而汝寧之疏遂上也
急於獻諛而巧于逢君汝寧之罪不容於
命回誅矣夫汝寧特一小人耳堂堂

天朝濟濟臣鄰何難於容此一人而臣嘒嘒
者非論一汝寧也蓋謂汝寧以一小人之
皇上言中於

馮少墟集

卷十八

奏疏

五

皇上故言科場則

皇上聽之言銓臣則

皇上又聽之或下部覆或

命回話使

君臣上下反覆疑二是今日廟堂之上已不勝

其多事之擾矣儻汝寧特

皇上之優容而再肆傾危之巧計則議論愈多

是非愈混其弊不至於小人攘臂君子累

足不止者猶幸今日無李春開耳使有之

主則必以保吳時來者保汝寧借此以結

皇上之歡天下國家之事臣不知其所稅駕矣

皇上何惜汝寧一人而不為國家杜釁端也且

皇上昔年斥逐姦邪曾不踰時公論大為稱快

何獨於汝寧過為寬貸湯顯祖論之而不

報焚王衡論之而不報蔡獻臣周應萬彭

好古論之而又不報人人以汝寧為非而

皇上若以為是人人以汝寧為可斥而

皇上若以為可留此臣之所未解也即如前月

馮少墟集

卷六

奏疏

六

汝寧因王衡彈劾辯疏自陳乃

皇上於彈者留辯者下且徑批以照舊供職夫

照舊供職之旨自正卿以下不敢望而一

旦加於七品之汝寧不知汝寧何德何功

而

皇上優容若此且唯其言而聽之如此此又臣

之所未解也汝寧去就原不足為重輕但

以一小人而能以其言惑亂

主聽此誠匪細故者臣是以嘵嘵言之且不欲

皇上以汝寧之故傷

皇上知人之明也臣願

皇上大奮乾剛速賜罷斥則天下萬世頌

皇上之神聖於無疆矣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請修朝政疏

萬曆二十年正月十三日

題為中外多事

朝政當修懇乞

聖明勵精以圖萬世治安事臣不佞猥以書生

皇上叨入仕藉三年於此矣竊見

馮少墟集

卷六

奏疏

七

皇上

郊廟不親

朝講不御章奏多留中不發臣不勝杞人之

憂然而未敢有請者謂在廷諸臣明諍顯

諫連篇累牘庶幾萬有一之感悟

上心也又惡用臣言為執第諸臣言之諄諄而

皇上聽之藐藐屢請饗祀矣而

皇上之遣官恭代者如故屢請朝講矣而

皇上之靜攝深宮者如故屢請發章奏矣而

皇上之留中不發者如故豈在

廷諸臣無一言之有當於

皇上耶抑

皇上始勤而終怠即諸臣言之亦不恤耶臣竊

意

皇上之心不過以為昔年勵精天下不見其益

皇上近年靜攝天下不見其損何苦舍逸而就

勞不知人君之舉動與士庶不同士庶久

不理家則家事廢其為患也小而易弭人

馮少墟集

卷六

奏疏

八

君久不理天下則天下之事廢其為患也

大而難圖

皇上試觀丁亥戊子以前四夷效順海不揚波

天下何等景象也是勵精之效既如彼已

丑庚寅以後南倭報警北兵叛盟天變人

妖疊出逖至天下又何等景象也是靜攝

之患又如此中外多事人心憂虞失今不

圖長此安窮豈必

朝講一日不舉便有一日之禍章奏一日不

發便有一日之禍然後為可憂哉且今日

皇上自視為何如主也

皇上欲成其神聖之名而使天下不見其太平

之象則名實不符人誰信之况今當朝觀

之期萬國冠裳畢集闕下咸欲一觀其

清光而竟不可得則必相顧而疑相疑而議不

曰

皇上困於麴蘖之御而歡飲長夜必曰

皇上倦於窈窕之娛而晏眠終日不然何朝政

馮少墟集

卷十八

奏疏

九

廢弛至此極也雖

皇上近頌

勅諭謂

聖體違和可以再借靜攝之名以少掩其晏

安之非而不知

皇上靜攝已非一日如以為真疾耶則當戒酒

皇上戒怒以圖養生之計如一時倦於早起托

皇上之乎疾耶則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天下人

心豈可欺乎况

皇上每晚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酒酣之後
皇上左右近侍一言稍違即斃杖下如是則既
皇上非靜攝又廢朝政縱

諭旨森嚴恐亦不足以服天下而信後世也臣
見前歲

皇上禁止章奏非奉
聖旨不許傳布臣意

皇上不過以為臣下章奏多有不識忌諱者恐
皇上傳布則天下傳誦其章奏必議及於

馮少墟集

卷六

奏疏

十

皇上之舉動故姑留中以泯其跡耳不知今日
諸臣來朝而

皇上猶然靜攝其紛紛議論視章奏所傳更孰
多寡乎一人之舉動四海之觀望隨之豈
在章奏之傳不傳也欲以泯其跡而反以

彰其過豈

皇上未思及於此耶臣願

皇上勿以天變為不足畏勿以人言為不足恤

皇上勿以目前之晏安為可恃勿以將來之危

亂為可忽必乘此大班糾劾之日亟出相
朝以荅四海臣工之望無惜此頃刻省覽
之勞發臣章奏以昭
一人納諫之明仍望
節飲以養性情戒怒以馭左右至於以後諸臣
章奏無論奉
旨與否准其照舊傳布則

聖德以光

聖度以宏天下太平之治可計日而奏矣世道

馮少墟集

卷十八

奏疏

十一

幸甚臣愚幸甚

秘錄

萬曆壬辰實維觀期時從吾濫竽西臺已六

閱月先是疏劾都給事中胡汝寧

主上幸見納竊以為

聖明在上正臣子披肝露膽之旨于是此疏于

正月十三日上席蒙待罪者旬日而未報

迨廿九日聞

上遣校尉百人候于廷將杖言者而朝論洵洵

不知為誰蓋數日前曾杖給事中孟君
浩故言者聞此咸用愕然比日晏忽有
旨傳免矣當辰已皆聞

上命一內臣送一疏至閣大學士趙公志臯見
而異之會是日為

仁聖皇太后誕辰于是具揭上請謂
聖母聖節不宜有此舉揭入而傳免之旨遂下
中外人始知為杖余之舉而余不知也次
日以註宣大差入院見掌院左都御史李

馮少墟集

卷十八

奏疏

十一

公世達將入門晤掌河南道御史陳君登
雲陳見余執余手呼曰好造化好造化昨
日之事蓋為君也君知之否余曰不知比
入見李公李公一見亦曰君知昨日事乎
昨日之事蓋為君也幸有趙相公揭耳言
已而別余喟然嘆曰

主上聖明一至此乎因

聖母誕辰而宥任言至孝也納閣臣手揭而不
少逆至明也宥臣一人而諸臣競勸至仁

也一舉而三善備即古堯舜何以加焉嗚呼際

聖明之主而不効竭身之誼甘于緘默苟容以

自為身家計殆非人哉殆非人哉因秘錄

而苟存之

請告疏 萬曆二十年四月二十一日

奏為中途患病危篤不能赴任懇乞

天恩俯容回籍以便調理事臣陝西西安府長

安縣人由萬曆十七年進士選翰林院庶

馮少墟集

卷六

奏疏

十三

吉士尋授今職于本年二月內奉

命差往宣大巡按竊念臣猥以草茅誤叨任使

正欲竭愚畢智捐頂踵以報

國恩柰夙病剝發萬分危篤有不能一日支

持者輒敢哀鳴于

君父之前臣賦命蹇拙素患痞病每年春夏必

發輕則經旬重則累月非謝絕勞役不能

遽愈數年以來百計調攝而病根尚在不

意今春自二月即發飲食漸減形體漸羸

心竊慮之方欲請告調理以圖報效于異
日而會有宣火之災其災甚熾其害甚大
命臣以為馳驅疆場惟今日事即有病焉可勉
強而行也願始則雖病而愈加勉強繼因
勉強而愈增之病至于之辭
陛辭後行至涿州而臣之身幾不為臣有矣然
猶冀其沿途調理稍得痊可依期受代而
病根既深轉覺沉重胸膈脹滿噯氣嘔逆
比至保定即伏牀褥不能動履先後召醫

馮少墟集

卷十一

奏疏

高

尚時庶李茂華王繼業等診視調治但藥
餌愈攻元氣愈損脾胃愈虛痞氣愈增至
于今已三夜目不交睫三日口不入一粒
矣形神俱脫危在旦夕使不以此時披情
引退而猶貪戀于功名之場則溝壑徒委
補報未由是忍于負而
主而甘于誤國也臣罪不細臣即死不瞑目矣
除將前情遵例備文彼處撫按具奏外伏

望

皇上俯賜矜憫

勅下吏部題覆容臣回籍調理儻萬一不至顛
隳則他日有生之年皆感恩圖報之日矣
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馮少墟集

卷十八

奏疏

十五

臣不勝對刺待命之至

臣不勝對刺待命之至

臣不勝對刺待命之至

皇上俯賜矜憫

為申飭放

行蒲臺縣

為申飭放

鹽以絕弊源事照得山東各商

引鹽自海下塲所起運必由蒲臺過關方得運

往它處斯咽喉鎖扼之地雖有神奸豈能飛越

詢之先年放關俱委佐貳等官每每接受奸商

常例通不稽查以致匿引不送切角將鹽徑發

阿城張秋等處私自販賣欺隱餘沒課銀並不

運至洛口却圖候掣運司懼悞掣期只得捏報

馮少墟集

卷六

公移

六

虛數一掣常補數年一引常補數倍奸商日肆

積引日壅國課日虧鹽法日壞誠可痛恨已經

前院徐洞徹弊端特委該縣清查放關革除

積蠹所行極其詳悉深得拔本塞源之道本院

奉命該差以來訪得該縣練達精明實心

為國清查允殫辛勤放關不避嫌怨殊沾沾為

鹽政委托人喜第恐該縣以為新舊交接事

體更易倘或勤始怠終其如奸弊復熾何擬合

再行申飭為此牌仰本官查照先今牌內事理

每日下午親詣河下一一查驗登記至于本院
原發該所過鹽簿內不許間隔遲滯如有違例
大包并夾帶私鹽者除徑追引自解院大包私
鹽入官外仍將奸商疋照例重究招解以憑
發遣施行毋得姑息亦不許轉委佐貳等官仍
開弊竇如果鹽法肅清積弊盡釐本院定以賢
能優敘本官務要着實留心以副委托俱毋違
錯未便

禁革吏承夙弊行五道及二運司

馮少墟集

卷十八

公移

七

為出巡事照得本院不日巡歷按屬地方已經
通行去後訪得本院吏書承差及跟隨人役每
遇巡歷地方千方百計苛求需索稍有查駁隨
卽揚言搜剔由已甚至有私帶家人充覓船夫
沿河詐騙者至于承差隨行每向所司叩頭希
賞且捏報考語詐稱訪事又將日給支應盡行
折乾勒令縣驛重復備辦諸如此類未易枚舉
良可痛恨擬合禁革為此牌發該道照牌事理
卽便轉行所屬各衙門官吏人等如遇本院按

臨一切常例盡行禁革如有仍蹈前轍者所在
官司即便據實密揭報院以憑究遣本官定以
風力優處如視為常套漫不遵行本院別有所
聞定行連坐干礙職官一體叅究各具遵行過
緣由報查俱毋違錯未便

稽察承差行真定縣

為稽察承差奸弊事往本院家居時見各院承
差奉法者固多壞法者亦不少所恨各院苦于
不知耳未有明知而明縱之者也本院自受代

馮少墟集

卷十八

公移

七

以來雖然刻意禁約但恐差人不等該縣驛或
隱忍不言甚非本院革弊初意為此仰縣官吏
照牌事理即查原差去承差李文福在撫兩院
會稿公務果于某日某時到某日某時行回轉
行該驛備細查的從實回報本役如有別項需
索情弊該縣仍密揭報院方見以心相信且藉
此覘該縣風力也毋得遲違未便

嚴催掣鹽行山東運司

為嚴催掣鹽事照得二十三年春秋二關掣鹽

案查止有河南鹽二萬八千餘引其本年該銷
掣十五十六十七等年積引十二萬至今一年
將終尚無引鹽報掣該司已違 欽例咎將誰
誘撥厥所由實係奸商覬踵夙弊故意耽延不
肯報掣似此巧計三尺謂何據法本當叅提重
究但積弊已非一日姑記再行嚴催為此仰司
呈堂照牌事理速將今歲春關限月內呈掣聽
候本院按臨親驗其秋關限十二月中呈掣如
再故違遲悞該司先將為首奸商鎖拏二三名
馮少墟集

卷十八

公移

九

剔除奸蠹行蒲臺縣

為剔除奸蠹以肅鹽政事據邊商王承賜等連
名揭稟內稱奸商因見蒲臺關防嚴緊計出百
端突于蒲臺縣西相離四十餘里開河鎮相連
濱州交界附近私鹽處所私立鹽園結交鹽徒
驢馱車載堆垛園內春築大包上船將殘引影
射指作官鹽瞞天之弊實為鹽政大蠹叩法嚴
行禁毀等情到院看得山東鹽法向被棍商沿

襲為奸壞之已極卽今虧損 國課壅滯積引
已經嚴行李官于蒲臺裏口立法清查關防嚴
密以為弊不能作矣何又有越關于開河鎮等
處私立鹽園等弊似此奸計神人莫測合行嚴
拏以肅鹽政為此牌仰本官照牌事理卽便帶
領兵快密切星夜親詣開河鎮等處地方將越
關私鹽逐一封盤私立鹽園登時拆毀仍拏作
弊奸商與興販鹽徒車驢到官一併究招報院
詳奪施行本官務在神速出其不意毋得洩漏
馮少墟集 卷十八 公移 三

以致各奸聞風脫網不便

破積弊開自新以正鹽法行山東范運同

為破積弊開自新以正鹽法事照得山東內商

向來沿襲為奸鹽法大壞節經申飭嚴單各商

尚爾恬終觀望所賴以共濟分理者惟在該司

本院素知本官才望迎刃有餘蒞任方新奮然

振刷所喜鹽政得人庶幾積弊可釐所有本院

曉諭各商告示合行給發為此仰本官照牌事

理務期同心共濟肅清鹽法仍將發去告示稿

大書告示張掛蒲臺洛口各鹽園場所及該司門首曉諭俾各商咸知省悟務使盡掃它年故習聿新今日良模毋蹈前愆噬臍莫及仍具不致風雨損壞結狀呈報查考毋得違違

發山東運司告示稿

為破積弊開自新以正鹽法事照得山東鹽法決裂已非一日其病根全在各商之虛掣補關而虛掣補關其病根多在各商之家人夥計此輩或指稱多帶用以迎合主心或借口打點反

馮少墟集

卷十八

公移

廿二

以乾沒主利卽所稱大包夾帶徒以充此輩之私橐卽有一二不然亦以博舖牙之脅制為利幾何為害無窮加減乘除徒滋妄費內商之引鹽日滯邊商之引日壅揆厥本原皆此輩為之倡率阻撓也似此不破之弊本院三尺謂何除不時密訪嚴拏以憑究遣外為此特示各商務要各保身家痛革前弊果有此等夥計卽時分夥此等家人卽時逐去本院必不追咎旣往以阻將來自新如怙終不悛徘徊觀望故意延

遲覲踵敝轍本院廉知其人定將本商盡法重
處決不輕貸各商宜細思之無貽後悔

尊崇名賢行在平縣

為尊崇名賢以敦教化事照得本院觀風茲土
查有該縣已故鄉宦原任尚寶司少卿孟諱秋
生平高節清風允足廉頑立懦本院素所景仰
今雖已逝合行表揚所有祠宇祭田等項相應
查報為此仰縣官吏照牌事理即查本官曾經
山東前按院鍾 建立祠宇見在何處地方置
為少墟集

卷十八

公移

廿

用祭田若干畝仍抄錄祠內碑記及本宦文集
墓誌併查見有幾子曾否入學作速具由報院
以憑施行毋得遲違未便

優禮名賢行泰安州

為優禮名賢以風世教事查有已故教官李諱
汝桂謝跡紛華潛心性命本院景仰有日方欲
式廬聞已物故深為世教民風痛悼為此仰州
官吏照票事理即動該州堪動官銀置扁一面
上書理學名儒四字前列本院銜名後書本官

銜名再動銀十兩封折賻儀鼓樂齋送伊子收
領懸掛用昭本院優崇之意仍將動過銀數并
取回帖具口繳查毋違

為清理鹽法行山東運司

迄今一年將終尚無引鹽呈掣多係無藉棍商
堅圖虛掣故意煽衆阻撓合行設法查理為此
仰司呈堂照牌事理即查二十三年春關應掣
商人某人某人春關除河南鹽二萬八千有零
馮少墟集

卷六

公核

三

呈掣外其應掣積引邊鹽六萬零某人曾運到
洛口鹽園鹽若干某人已運未到園鹽若干某
人通未領運若干同秋關應掣商人姓名逐一
清查真的備細造冊限二十八日送院查考如
已曾運鹽到園者為奉法良商本院即行司紀
錄優獎如鹽運而未到者次之若逗遛觀望不
運者即係奸商定行重處俱毋違錯未便

為清理鹽

該司呈送已未運鹽商人文

冊到院查得已運鹽到園商人申良棟等二十七名均係守法良商深可嘉尚內申良棟杜雲鵬王克謙三名各運到引鹽過千九為奉法其張納訓費光輝李邦化李篤志張修業等五名俱觀望全未領運卽係把持煽衆棍徒俱應分別懲勸為此仰司呈堂照牌事理先將申良棟等三名動支院銀備辦花紅自運司當堂鼓樂迎出以示優獎其餘二十四名卽行登簿紀錄待鹽全完之日酌量查行仍將硯商張納訓等馮少墟集

卷六

公移

三

五名嚴拏各正身卽時解院以憑重究施行毋得違違未便

尊高年以重名教行齊東縣

為尊高年以重名教事查得該縣致仕教官王曉年高有德甘守清貧合行資助為此牌仰該縣官吏照牌事理卽動堪動官銀三兩具侍生帖差人齎送本官以示優禮之意仍將動過銀數取回帖繳查毋違

該司積引甚多欠課年餘正坐內商大包夾帶
之病五運司未必如此本院惟知有長蘆惟知
有該司安得以五運司為解也至于州縣私販
阻滯官鹽本院自有按季比較法紀森然與運
司積引欠課何相干涉私販阻滯誠有此說今
止聞該司有積引未聞各州縣有積鹽又安得
借各州縣為解也至于圖賤接買尤屬支吾果
爾則該司不必設本院亦不必差矣三尺具在
誰其干之至于新舊相兼果如所議則所行
馮少墟集

卷十一

公移

而舊者終無疏通之日此斷斷乎不可行者總
之為引何分新舊總之欲其順序疏通又何分
彼此耶設今不嚴行振刷則不惟已往之舊引
愈舊且恐將來之新引亦舊矣不惟十二萬之
邊引終無復舊之日且恐今日九萬之邊引亦
壅閉而置之無用之地矣不惟今日之國課拖
欠一年且恐將來之拖欠又不止于今日矣范
運同謂先年姑息之流弊誠可為今日之斷案
也大抵利之所在人必趨之大邑不已勢必橫

行夾帶來帶不已勢必回頭影射愈寬愈肆長
此安窮矣。本原皆此虛掣補關為之作俑耳
至于商人運鹽不前不曰難無積水鹽花不生
則曰河水淺涸舟楫難行不曰數商一船循環
輪載則曰舊鹽未賣新鹽難通此或間亦有之
未必時時如此總之借口數款以圖虛掣不然
何秤掣之委官朝起馬而各商之運鹽夕踵至
也任意補關豈不甚便誰肯甘心速運以就秤
掣乎人情大抵如此願當事者嚴何口口該

馮少墟集

卷十八

公移

司慎勿輕聽前言墮彼奸計可也大包之掣
鹽規制仰司即便刊刻榜文樹立各場兩關榜
示洛口一一務查遵部文及本院節次憲牌行
毋得展轉以覲虛掣以致各商觀望上誤國
課下悞各商也據招嚇詐搶奪既屬虛情路上
等本當加號重究姑念無知依擬贖發為首路
上仍加責若干板陳偉器加責若干板取庫收
繳

表善德以勵世風行分守濟南道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馮氏族譜

馮氏故無譜譜之作自侍御少墟公始也侍御方為諸生即從德清許敬菴先生講明義理之學其指要在敦實踐而詘空譚已連成進士由中秘出為御史尋以直道忤時免歸益與同志倡學關中而著述板行多種譜其一也夫自宗法廢而天下無世家歷世滋蔓子孫至不知祖

馮虛集

卷十九

族譜

宗名行與身所自出旌屬不相識有如野人賢者傷之譜所以原世系序昭穆使民相親長而敦本不忘蓋保姓鳩族扶義翼教之善物也堯舜之道不越孝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聖賢學脉端在于此侍御生平以之自修自証內聖外王資養深矣族譜之作所謂是亦為政者也苟有用我即執此以往寧有二道乎哉侍御往在中秘省試原心記大為王文端公所賞識欲留之遂以冠諸卷他相乃抑置第二即

第二矣例亦當留而竟不留侍御處之裕如也
居恒雅以道自任動容周旋悉中規矩終日與
譚絕不見一言有所依阿侃侃剛直之節已知
世必不能容豈待為御史發奸指佞始為忌者
所甘心哉待御身退而名益重實學實行里人
化之天下信之年來起用之章屢上不報朝野
無不惜之乃侍御則但知孳孳問學若將終身
焉嗟乎嗟乎

國家有真儒如是而不使及時行其所學為海

馮虛集

卷十九

族譜

內一道同風用佐

夫 聖明雍熙之治而僅僅施家政於族譜可慨也

舊治年弟寧陵喬胤頓首撰

蓋余讀馮氏族譜而不覺憮然也夫人產是土
猶曰是吾桑梓之鄉即欲他徙且顧瞻徘徊而
弗忍去况其本支百世為身所自出者耶若之
何其身所自出也者而塗之人視之於是有宗
法宗法者合渙而統于一沿流而溯之源是敦

睦之軌也於是譜牒譜牒者緣倫叙位緣位
著名支衍之而圖列之是紀乘之遺也故譜牒
本以維宗法於不廢而譜牒之濫也宗法之廢
益甚以至于不可復則其說始于司馬子長而
應邵王僧孺柳冲路淳韋述柳燦張九齡諸人
繼之大都抑新門而襲舊望耻寒賤而附通顯
急夸耀而緩推崇甚至綜核姓氏以門第官人
題名慈恩皆以望族而遙遙華胄識者掩口亦
足羞矣嘗試觀孩提之童其父母鵠衣藿食至

貧賤也有朱門貴戚欲撫而育之則怫然不願
而寧甘其鵠衣藿食者此至情也乃學士大夫
而反孩提之弗若豈不異哉幸有宋諸儒講明
宗法而廬陵眉山二氏著為宗譜庶幾古之遺
意焉今馮氏譜實取法廬陵世經人緯類史氏
年表或以諱或以名間述一二行實粵自始祖
逮于今茲而旁及外家一洗魏唐牽合之陋而
往往于尺幅隻字間敦本闡幽義指具備又類
穀梁氏春秋嗟乎是可以風矣余族故業農而

吳中陸氏為著姓人亦有以梁公告身與進者
意頗厭之而馮侍御茲譜適符合也遂不辭不
文而為弁諸首

萬曆丁未九月朔旦年家後學崑山陸夢履謹
拜手撰

馮從吾曰夫國有史夫家有譜古人家譜之作
蓋自親親一念生也後世眎為文具失作者意
矣吾族故無譜先君嘗有志而歿余欲成先志
而未敢自專廼謀之伯兄教吾兄曰子其任之

馮少墟集

卷十九

族譜

四

嗚乎余嘗讀蘇氏譜歎世人賤而後貴者耻言
其先為之容差太息者久之夫為人父祖者孰
不願子孫貴顯以光大厥闕比子孫貴顯矣反
耻言其先如此則為人父祖者又奚願有此子
孫哉則不孝莫大乎是世之作譜者率多僭托
遠胄誇耀失實此其心亦毋乃耻言其先意歟
譜如畫工寫真要之取其肖而止令後世子孫
以是彷彿先人云耳不問文也從吾何敢以不
文不勉成先君之志夫叙事必有所由從作例

其第一合族辨世源流于源譜之大者作世系
第二然名行不可無紀也有可傳則傳之用以
發揚幽光作世傳第三國史紀外戚夫家豈有
異焉作外傳第四述往胎來用垂觀省之義又
安可無訓也作譜訓第五凡五篇
萬曆丙午秋八月識
馮氏族譜

例義第一

吾馮氏世為長安蒲陽里人始祖立戶公

馮少墟集

卷十九

族譜

五

初隸匠籍世居省城橋梓口稱橋梓口馮家
又一支居西門不知遷自何世

自立戶公至隱德公系次莫可攷故特列立戶
公于世系圖前而世系圖斷自隱德公始

夫譜自一世至五世為一圖又自五世至九世
別為一圖蓋起歐氏法今倣之

寬世居西門莫知所自始故自三世起別為一

圖

大宗在可久小宗在府繼禰在敬吾西門宗在

世傳第三

贈君公諱信字汝實宗長公子家故貧公以營業養親弗克就學廼喜聞書中語每遇人言古今興亡大槩及古人忠孝節義事聽之忘倦至廢所業有弗恤人多謂之公曰吾少失學不能讀書知義理今聞古人言不覺愉快雖廢業庸何傷聞已輒能見諸行事因自號曰誠菴取誠實不欺意以自勵公生平不飲酒不言人過人有犯者輒閉戶遜謝不與校終身足跡不入公

馮少墟集

卷十九

族譜

十一

府值歲侵公嘗併日一食而父母之養必備晚歲督先君學最嚴以為讀書當依書中語行不可徒口讀也先君每為從吾兄弟誦之嘉靖甲午先君領鄉薦時公年已八十有四公喜謂先君曰吾老矣猶及見汝成立吾死且無憾第願汝將來無忘今日寒素耳先君為之泣下明年公卒先是公八十時以恩例授高年爵一級卒後十有九年歲癸丑以先君保定政績誥

贈公奉政大夫直隸保定府同知中丞少華許

公銘其墓曰慥慥先民素履孔純去華敦實不
洎本真太史石簣陶君為公傳稱公隱田間心
嗜傳籍可謂有士君子之尚皆實錄云

尤四公盛為人慷慨仗義產業不踰中人而好
施予人多以此德之天性尤孝時先君宦遊燕
晉而公有兄三人又俱貧公雖支子不祭每歲
時伏臘念祖先祀事不可廢必率族人行之祭
畢燕諸族人講明聖諭人人感服以壽終

長房公在贈君公長子故稱長房公勤儉孝友

馮少墟集

卷十九

族譜

八

出自天性稍長念贈君公老一切家事悉力任
之晝夜躬作不言勅時兄弟三人同爨而先君
時為諸生束贄糗糒咸取辦于公由是鄉黨宗
族咸稱其孝弟不幸先贈君公而歿年僅三十
八人皆惜之先君每言及輒泫然泣下不能已

有子曰江

次房公守贈君公次子性善飲不治家人生產
業每飲輒醉醉後嬉嬉如也中無他腸兄弟間
相得甚驩年亦三十八而歿人皆以為異有子

曰淮

先君奉政公諱友字益鄉初號南野後更號兌泉贈君公第三子垂髫入鄉塾家貧不能購書借鈔誦讀每至丙夜弱冠游邑庠讀書常忠武祠授徒以養父母每試輒誦其曹督學漁石唐公特器重焉嘉靖甲午以詩舉于鄉明年贈君公歿哀毀踰禮居憂杜門儉約尤甚諸生時戊戌再上禮闈不利嘆曰家貧親老柰何不就祿養而必于一第為我吾父不可起矣如吾母何

馮少墟集

卷十九

族譜

九

推牛不如雞豚之逮存何言訕也乃以乙榜就屯留學諭屯留故僻邑人不知學先君日為講授經義與作文彀率又時自作以為程束脩問餽一切謝絕士習翕然素許李尚智李之茂馮典為決科庚子典浙江試為留三幣于司訓王先生所王先生及諸生咸賦異之以為屯留不登科第者數十年且應試止六人而今必其三且必其為某某即卜筮神術未足驗也已而三生果皆得雋人始嘆服晉中且相傳以為奇事

後尚智成進士之茂為御史有名又不止一時
並登已也從此發解登第者濟濟相望非復曩
時也留矣壬寅膺行取因送先王母西歸稽臯
途次比至京考選已竣事授山西苛嵐知州主
爵者原儼京秩乃以送母故止得領一州郡或
為先君悔先君謝曰母老矣安忍急功名以貽
母跋涉憂今母得優游里第即州郡有餘榮矣
何必京秩我欣然捧檄復奉母之任云苛嵐逼
近虜穴數被剽掠歲且大侵先君省刑薄斂一

馮少墟集

卷十九

族譜

十

切居之以寬其衝卒擾民者繩以法又念城墉
濠塹為扼虜之要殫力築濬為久遠計不期月
閭閻安堵虜聞風遠遁去一時政聲蜚三晉會
忻州凋敝一歲三易守眾議非先君不可乃調
忻忻繁劇數倍苛嵐土俗善訟糧稅不時入而
宗藩又多闡魁民田歲額為損先君治之知非
苛嵐比乃嚴立科條與民更始時有二豪健訟
一夕各携妻孥竄去里人至釃酒相賀又于婚
喪不時者禁賭博奉左道者禁久之獄訟衰減

通賦日完民間去田復還宗藩莫敢撓者曾翁
二中丞深重之咨詢邊計屬以募商飛輓繕修
邊垣有功薦于

上賜金幣加四品俸尋晉保定府同知保定為
京師通衢途次多盜行旅戒嚴先君職清軍為
立保甲增墩舖道路肅然屢署郡篆循聲最畿
輔三載考績進階奉政大夫贈先王父如其官
王母田封太宜人時王母年九十高矣先君奉
冠帔稱觴為壽喜曰吾志遂矣不歸胡待焉于
馮少墟集

卷十九

族譜

七

是奏記兩臺乞終養會有言者遂浩然歸歸之
明年王母以上壽終鄉人咸稱嘆以為孝感所
致相羊泉石十有三年卒是在乙丑先君至性
過人常慟先王父不逮祿養乃以母故謁選事
先王母色養備至每晨昏必冠帶詣床前問安
否朔望必冠帶夙興再拜床下以為常先君有
女兒三長次蚤亡獨季在先王母最憐愛之先
君先意承母志每俸入必奉母任所取先王母
笑曰我惡用此阿堵為哉先君曰曷留之以予

季姊先王母大喜先王母歿先君體母意奉養終其身故居盡推與二兄撫其子女為之婚嫁不言費其篤倫大較如此素善臨池楷書逼真顏魯公草書有晉人風骨第不輕與人書故傳者少今家塾有所書宋儒理學詩及論學語數幅從吾謹裝潢珍藏之詩工五言律今遺墨蹟數首從吾將模刻以傳其他行實詳載大叅似泉曹公撰誌太史濟園焦君撰傳中先君生敬吾從吾養吾敬吾有駿聲博士籍從吾重負

馮少墟集

卷十九

祭譜

三

君親不足稱養吾蚤殤馮從吾曰我馮氏世以布衣自先君以儒術顯而先王父始沾恩命奈兄弟始知誦詩讀書我馮氏得稱衣冠之族寔自先君始是先君在吾宗蓋家世所由光裕所當百世戶祝焉者也凡我後人尚其念執戶首公雲龍字汝化為人倜儻有才而復寬厚有量族衆推公為戶首凡戶內一切差徭俱公督納公私稱便性尤孝友同胞兄弟三人父歿有母在堂公獨力奉養比歿又獨力襄大事諸

凡從厚其兄若弟惟視已成事已耳在人情以
為難卒年八十一
漢陽公江長房公子生數歲而孤先君鞠育之
後携之宦邸察無他腸凡私宅門戶鎖鑰悉命
收掌啓閉公廩廩奉法惟謹先君由是益信任
之每俸入輒分與辭不受性行篤實而短于才
凡經營商賈事一切茫然至今族人稱為人忠
厚者必曰漢陽公漢陽公所自號也

外傳第四

馮少墟集

卷十九

族譜

十三

田太宜人贈君公咸寧處士峻女以先君貴封
太宜人中丞許公誌其墓稱太宜人賦性凝重
初適公時百事微促太宜人以勤儉相之而家
無闕事姑性嚴厲太宜人以孝順承之而婦道
用光鞠育子女以長以教使之各有成立而母
儀咸至且晚從宦所勉子克服官箴而大有聲
譽可謂賢也邑人以為實錄非溢美先君就屯
留時太宜人春秋七十五老矣先君以板輿迎
養徘徊邸舍者垂十有六年至嘉靖癸丑先君

致政歸太宜人尚白頭無恙明年甲寅六月十六日無疾而卒距生天順甲申六月廿六日壽九十有一與贈君公結髮偕老並登上壽世尤以為難生子女各三先君最少

翟宜人奉政公同邑處士紳女贈宜人宜人歸先君奉政公時先君為諸生家徒四壁宜人不厭糟糠相先君學比先君薦鄉書而宜人歿是在嘉靖乙未子女無所出歿十有九年先君考績宜人獲被贈典

馮少墟集

卷九

奏譜

十四

制稱宜人得其所歸而乃蚤世夫既有位爾宜並祭服此明息永光幽窆嗚呼宜人歿且不朽矣

先宜人劉氏奉政公西安前衛人河南衛輝府通判一軒公壘女封宜人先宜人生三歲而喪其母張媪即知哀慕稍長事繼母邢媪甚孝邢生二弟復相友愛一軒公異之會舅憲副前溪公行守潞安謂一軒公曰是非凡女也慎勿輕字云嘉靖乙未前母翟宜人歿越三年戊戌先

宜人歸先君是時先君初就屯留學諭偕先宜人往先君家故窶且寒羶冷局諸凡窘乏先宜人躬操井臼炊紉不少暇逸事姑田太宜人先意承志曲盡孝養太宜人性方整寡言笑先宜人獨得其驩心比病革猶執先宜人手連呼曰我孝婦我孝婦云從先君宦遊十有六載公壺之內儼若朝典先君所至有聲則先宜人內助之以也先君解保定組時翟宜人父母尚存貧且甚先宜人為衣食之終其身仍以禮葬乙卯

馮少墟集

卷十九

族譜

十五

關中地震壞翟宜人主先宜人亟重作之歲時躬真祀焉撫庶子養吾無異從吾兄弟不幸而殤慟哭不已服飾喜朴素翟冠霞帔非有大故未嘗輕御自奉甚儉而恤孤貧睦姻族則又甚厚兩伯父歿遺子女悉撫育婚嫁仍厚遺之俾各得所故至今兩從兄夫婦及諸族媪每念及輒泣數行下則德入之深可知也生平多病先君歿未三年坐不勝哀病遂劇伏牀蓐二年而從先君地下遊矣是為隆慶己巳十二月十八

日距生嘉靖甲申七月初五日春秋四十有六
諸懿行詳司農大夫中南李公謨誌中馮從吾
曰先奉政公歿從吾才九歲先宜人歿從吾才
十三歲彼時羸病纏綿生死未卜二尊人目且
不瞑今從吾藉餘澤叨有今日而二尊人不及
見也風木之恨曷維其已嗟嗟悲夫
贈君公女一適盛經一適張祿一適馬鸞
長房公女一適王珂一適後衛百戶崔以仁
次房公女一適柴應祥

馮少墟集

卷一九

族譜

二六

敬吾女一適黃國璋一適方自起

從吾女一適咸寧庠生王紹經

元哲女一適鄭伊一適劉仕明一適商燹

馮從吾曰族女以人衆不盡錄且歿者又多無

所考故止錄吾本支者云

譜訓第五

馮從吾曰譜訓余小子不敢自為之古今名家
言之詳矣余因采其言之一二尤要者列于篇
與族人共覽焉

蘇氏族譜云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
油然而生矣情見乎親親見于服服始于衰而
至于總麻而至于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
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吊喜不慶憂不吊則塗
人也吾之所以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
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于
塗人此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而至于塗
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已幸其未至于塗
人也使之無至于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
馮少墟集

卷十九

族譜

七

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

羅一峰云夫一族之中尊于我者祖父行也為

伯為叔同于我者伯仲行也為兄為弟卑于我

者子孫行也為姪為從姪為無服姪其初一人

之氣所為也譬諸一身焉為耳為目為口為鼻

為手為足為頭項背為五臟內而為骨髓外而

為皮膚百體具焉一人之氣所為也一體有疾

手為之擘足為之躡口為之呻吟其自刃自戕

蹈水赴火非病心風狂或有所憤激誰不欲保

其身乎至于視其族則不若視其身非惑之其
與
鄒氏譜序云昔者小宛之詩兄弟相勉以善而
作也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蓋念其先也曰各
敬爾儀天命不又所以承先德而獲福于天也
儀也者父子兄弟相攘之禮也父而能敬則無
弗慈矣子而能敬則無弗孝矣兄而能敬則無
弗友矣弟而能敬則無弗恭矣夫而能敬則無
弗義矣妻而能敬則無弗正矣姑而能敬則無

馮少墟集

卷十九

族譜

六

弗惠矣婦而能敬則無弗順矣敬德之聚也福
德之原也故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兄友兄
之福弟恭弟之福夫義夫之福妻正妻之福姑
惠姑之福婦順婦之福古所謂自求多福在我
而已若驕慢侈肆以喪失其儀父子相害兄弟
為讎夫妻反目而婦姑勃瑛雖富連阡陌官居
鼎膺其何福之有

周氏譜訓云族有長幼卑尊天所秩叙豈貴賤
賢不肖及一人喜怒愛憎所得升降吾不知敬

長恒忌長之不我愛及其為長又不能愛幼吾不知卹卑遽怒卑之不我尊乃其居卑又不能承尊所謂藏身以怒而躬厚薄責怨不若是自便也茲弊相沿徒知右冠裳而左天倫尚望我二三士類常相與講明躬率之偶閱東園友聞昔有富翁方對客談適有垢衣敝屣如屠沽者自外至翁肅起迎之上座退而拱立其人曰汝坐翁乃坐客問翁彼何人翁曰某族叔父也客哂之曰吾族則無此翁曰但君族未廣耳客大馮少墟集

卷十九

族譜

十九

慙夫一手五指誰能齊一矧族至數十人寧得盡富貴賢哲乃倫序固自在也凡我同宗幸尚念之其毋令此翁與垢敝如屠沽者聞之呶然而笑

齊家要約云譜之作也原世系序昭穆列賢否萃渙散睦族之道也世之人苟無宗譜則不知身所自出即有之者又數十年不一修愈久愈湮後來莫得其實誠可陋也雖然譜之義二譜者普也普載祖遠近姓名諱字年號以示後人

之不忘譜者布也敷布流澤廣遠世德卓異以
示後人之不悖非特著世次章故顯以夸耀門
閥而已凡各宗子姓之賢達者宜涕流窮源續
加修訂近者十年遠者二十年書生卒明配適
記葬所迹行實以垂不朽不惟睦族有道而宗
嗣之行亦無真贗之失矣

譜既成或曰聖論六言及呂氏鄉約文公家
禮尤譜訓之最要者子胡不言之馮從吾曰
聖諭六言及呂氏鄉約文公家禮今為令甲余
馮少墟集

卷十九

族譜

十

不肖自當僭為族人倡之以附于吾學從周之
義又何敢私取而列之吾譜中也或者唯唯余
復書此以諭族人

嗣之亦無六世孫元哲

康年

嘉年

七世孫澄若

溥若

世孫繩先重梓

